

托马斯·哈代

英语诗歌名家精品精译

托马斯·哈代诗歌精译

[英]托马斯·哈代 / 著

王宏印 / 选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托马斯·哈代 诗歌精译

• 英 语 诗 歌 名 家 精 品 精 译 •

[英]托马斯·哈代/著
王宏印/选译



南开大学 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马斯·哈代诗歌精译 / (英) 哈代著 ; 王宏印选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5
(英语诗歌名家精品精译)
ISBN 978-7-310-05090-1

I. ①托… II. ①哈… ②王… III. ①诗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683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 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 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 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2 插页 452 千字

定价: 4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 23507125

长生久视，阅尽人世沧桑

——哈代的诗性世界及其翻译探索

Domicilium

It faces west, and round the back and sides
High beeches, bending, hang a veil of boughs,
And sweep against the roof. Wild honeysuckles
Climb on the walls, and seem to sprout a wish
(If we may fancy wish of trees and plants)
To overtop the apple-trees hard by.

Red roses, lilacs, variegated box
Are there in plenty, and such hardy flowers
As flourish best untrained. Adjoining these
Are herbs and esculents; and farther still
A field; then cottages with trees, and last
The distant hills and sky.

Behind, the scene is wilder. Heath and furze
Are everything that seems to grow and thrive
Upon the uneven ground. A stunted thorn
Stands here and there, indeed; and from a pit
An oak uprise, springing from a seed
Dropped by some bird a hundred years ago.

In days bygone—
Long gone—my father's mother, who is now
Blest with the blest, would take me out to walk.
At such a time I once inquired of her
How looked the spot when first she settled here.
The answer I remember. "Fif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n, my child, and change has marked
The face of all things. Yonder garden-plots
And orchards were uncultivated slopes
O'vergrown with bramble bushes, furze and thorn:
That road a narrow path shut in by ferns,
Which, almost trees, obscured the passer-by."

"Our house stood quite alone, and those tall firs
And beeches were not planted. Snakes and efts
Swarmed in the summer days, and nightly bats
Would fly about our bedrooms. Heathcroppers
Lived on the hills, and were our only friends;
So wild it was when first we settled here."

幼时家园

我家的老屋面朝西，周围和边缘
长着高大的山毛榉，弯弯的，枝叶悬空，
直触到屋顶。野金银花
爬满了墙壁，蓬勃着希望
(假若我们想入非非，说树木就是希望)
覆盖在近旁的苹果树冠上。

红玫瑰，紫丁香，姹紫嫣红的花木
随处可见，此种耐寒的花花草草
长得如此繁茂，完全是野生。近旁
还有各种草药和野菜；再远一点儿
是一片田野；连着小屋杂树，最后
便是远山和蓝天了。

屋后的景色愈见荒野。坑坑洼洼
的地面上长满了石楠和荆豆，
繁盛无比。一丛丛矮小的荆棘
这一窝，那一窝。泥土坑里
长出一株橡树，当初的种籽
好像是百年前一只什么鸟掉下来的。

好久以前了

好久好久以前——我父亲的母亲，如今
早已作古，常带我出去散步。
这种时候，我有一次问她
她刚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样子。
回答，我还记着：“五十年啦
早成过去，孩子，一切的面目
全变了样。不远处的园地
和果园，都是无人开发的山坡，
疯长着灌木、荆豆、荆棘：
那条路还是一条窄狭的便道，蕨类丛生
差不多是树丛当道，行人难以通过。”

“咱家房屋的周围空旷，那些高高的冷杉

和山毛榉还没有栽上。草蛇和蜥蜴
在夏日的白天出没，夜晚就有蝙蝠
直闯进卧房里。山坡上住着
开荒的人，就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了；
我们来定居时这里是荒野一片。”

这是一首特殊的诗歌，是哈代写给他的老家老屋的，写的是他的出生地上伯克汉普顿（Higher Bockhampton），据说是哈代最早的诗作（还有一张哈代自己画的素描图，可谓难得）。诗是不押韵的，诗节也不算整齐，但有情境和故事，情感真挚，很有意思。翻译方面，标题不好译，“Domicilium”既表示“住所”，也有“气疗箱”的意思，相当于现代的“氧吧”，空气之好，环境之好，莫过于此间了。译文取前一义，暂且译为“幼时家园”。在正文的翻译上，也有一些讲究，例如，诗的开头，先出“我家的老屋”，然后，才有房子朝向的问题，第三节的屋后（behind）也有了着落，第五节形容房屋的“stood quite alone”，也译为“周围空旷”。总之，这首有关于房子的诗歌，其表征关乎理解，也要表达清楚。在写到祖母的时候，诗人用了“Blest with the blest”，语义丰富而含蓄，只译为“早已作古”，算是差强人意吧。

一、哈代的现实世界与作品世界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郡的上伯克汉普顿。祖上曾是望族，但早已衰落。父亲一代是泥瓦匠，是当地的建筑承包商，业余小提琴手，定期参加教区唱诗班。母亲虽做过女佣，但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幼时的哈代受到母亲的启蒙教育，直至八岁，哈代进入本村小学，后来在郡中心多切斯特上学，学习了拉丁文和法语。十六岁的哈代结束求学生涯，

在当地建筑师希克斯手下当学徒，立志成为建筑师。1862年，哈代前往伦敦，从事修缮教堂的工作，干了五年，以一篇论文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学院和建筑协会奖。这一时期，哈代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后来终于决定放弃建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他起先是写诗，苦于无处发表，后来转向小说创作，得到文坛承认，但因其思想和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世俗观念和习俗多有不和，所以又停止小说创作，继续写诗，直到终老故乡。

哈代是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共创作小说十四部，以《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和《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最为著名。其小说以出色描写家乡多塞特郡(Dorsetshire)即小说中的威塞克斯(Wessex)地区的乡村风光与普通人物命运而闻名世界，威震文坛。《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不仅被译成多国文字，还被拍成电影，有了读者以外更多的观众。哈代同时还是一位卓有成效的诗人。在停笔不再写小说以后，他恢复了早年的诗歌写作，直到终老于故乡，一生创作诗歌的时间超过七十年，留下了近千首诗作。而在他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就是在一个作家的盛年，哈代即完成了三大卷的诗剧《列王》(*Dynasts*, 1904—1908)，对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做了宏观的、入木三分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反战的历史观和同情人民大众的社会观。此外，他还在晚年完成了另一部诗剧《康沃尔女王的悲剧》(*The Famous Tragedy of the Queen of Cornwall*, 1923)，在小说之外，另立起一座巍峨的诗作纪念碑。由于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朴实无华的文笔，以及独特的诗学主张，哈代诗作既不同于当时的浪漫派诗歌的夸张和矫情，也不同于一般作家的率性和草率之作。他是在真实的经历和感情观照下展示一个人从年轻到老迈的博爱而忧郁的灵魂，给世人，也给诗人自己。

大凡世界上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体系。哈代的世界体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从现实的角度而言，首先哈代

面临的的是一个伦常世界，或者说现实世界，事实上，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哈代出身于英格兰乡下，他称为“威塞克斯”的地区，英语字面也就是“西盎格鲁区”。在这个具有远古文化遗风的乡村世界中，他有自己的童年和父母，家庭和亲戚，爱情和婚姻，朋友和同学，他们构成哈代的核心人际关系。成年以后的哈代更大的活动范围，是他去伦敦从事修建教堂的建筑工程。此外，伦敦还是作家哈代进行创作和文化社交的领域，他很长时间都往返于伦敦和家乡之间，最后则回归乡村生活的安闲。在更大的范围内，哈代所生活的时代是英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所面对的种种社会现象和芸芸众生的生活场景，都反映在哈代的观察和思考里。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包括英伦三岛，拿破仑征服欧洲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要开始。随着海峡上空响起隆隆炮声，战争的阴云又一次弥漫在和平的上空。这就是哈代的时代和他的生活世界，历史的和现实的世界。这既是哈代取得成就和赖以活动的人生舞台，也是他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得以形成的丰富源泉。

在人的世界以外，自然既是人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即劳作的对象，也是与人共处共生的一切非人工产物的总称。而对于哈代而言，自然是山川河流、花鸟虫鱼、高树芳草，即自小生活的环境中那些自在自为的事物。同时，自然也是诗人和情人散步的田间小径，是家乡父老乡亲婚丧大事的举办场所，是艳阳照耀的海滩和怪石耸立的崖岸，是古老的建筑和做礼拜的教堂，是英国自古就有的神秘的巨石阵。如果说在狄更斯生活的伦敦都市和工厂区，煤矿和加工已开始造成工业的污染，那么，在哈代生活的乡村，自然环境也在遭受着另一种破坏。所以，自然并不是华兹华斯笔下湖畔树下摇曳多姿的金水仙，也不是拜伦、雪莱眼中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巍峨奇伟的高山，而是如同受了老师苛责的学子，诚惶诚恐地默立，受罚，或是遭到太阳谴责的池树，情人别离时眼中枯叶飘零的一片荒

凉。这就是哈代目中的自然，是构成人的存在自身的一部分，也是可以 and 诗人相互沟通的有情世界。

作品世界，哈代的作品世界首先是诗歌的世界，其次是小说的世界，再其次是诗剧的世界。在诗歌世界里，他一生的每一步骤，人类的一举一动，周围的一草一木，与人交往的成败和对自然的观察，对人世的体验，都会写成诗歌，大致说来，就是一切感性的片段和感兴的抒情，都可以入诗。诸如阅读和思想，历史和现状，人生诸阶段，以至于抽象的时间和无所不在的命运，都构成了哈代诗歌的主题和题材。在诗剧创作的高潮，诗人夜不能寐，翻身写出一首感叹人类命运的诗，背景则是对拿破仑战争的控诉。他由此抽象出来一种人性的批判，便有了诗歌创作的哲学高度和经验基础。同样，在小说世界里，穿插一些诗歌，不仅会调节阅读的审美节奏，而且会为人物命运奠定一种基调，或者为故事情节营造一种氛围：

你的生命要像秋雨一样地淅沥，像秋叶一样地飘零；
你戴的头纱就是痛苦的泉源，花冠就是悔恨的象征。

（《德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英]哈代著，
张谷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17 页）

同样，在小说中，作者各种生活的经验片段已经连缀成系统的情节和精确的艺术构思，并经过文类的规范和探索，形成完整的叙事艺术作品。实际上，小说与诗歌相得益彰，形成互补关系。例如，哈代诗作第 403 首《牛群》写了圣诞前夜牛群下跪的事，在小说《苔丝》中，也写了这样一种民间传说，但不是孤立地描写，而是融进一个具体的情节中。小说不仅写了威廉被一头犍子牛穷追而不得脱身的困境，而且写了这一传说（译者有注解）和威廉拉小提琴摆脱困境的办法。而音乐正是哈代生活和艺术世界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哪！

正在紧急的时节，他忽然想起来，有一次圣诞节头天晚上，他看见一些牛在三更半夜跪在地上。那一天并不是圣诞节头天晚上，可是他脑子里忽然一活动，就想道，何妨耍一耍这个犍子哪。因此他就拉起圣诞节的《耶稣降诞颂》来，好像那天真是圣诞节唱祝歌似的；他一拉，嚇，你瞧，那个犍子不知道是要它，就弯着双膝跪在地上，只当那天真是耶稣降生的时节啦。威廉趁着他那位有犄角的朋友刚一跪下的时候，就急忙转身，还没等到那个祈祷的犍子起来追他，就像一条猎狗一样，蹿到树篱那一面，平安无事了。（《德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英]哈代著，张谷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2 页）

在创作上，不仅诗歌和小说共享一种文化资源，而且哈代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和诗歌一样，许多直接取自作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原本女仆的怀孕和私奔，是形成小说《苔丝》主要人物的原型，但其身份和家世，即“德伯家的”则是外加的，向过去延伸进了历史。至于后面的情节，苔丝婚姻的不幸（自身的体验），杀夫的情节（另有多种来源，如当时伦敦女囚行刑的案件），则是对现实生活和女性命运的深入刻画，以及小说情节符合生活逻辑的想象和扩展。

我们可以从哈代的诗歌创作中，找到诗歌和小说（仅以《苔丝》为例）联系的蛛丝马迹。第一首是《苔丝的悲哀》，其中间部分写的是在牛奶场认识安吉尔并与之结婚又突然分手的不幸结局。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则表达了苔丝的悔恨之心：

1

我但愿人们把我全忘记，

把我全忘记！

我但愿避开人们的目光，

也不再见到太阳光。

但愿当时我就向世人告别，
敲响我丧钟，唱起我挽歌，
是时候了，人们该起身对我说：

我劳作的日子就此消歇。

6

想起这些事，叫我好难过

叫我好难过；

我不能就此忍受命运，

我的生活要重新来过；

我的记忆要全部抹去，

我的恶迹要统统洗去，

我的所作所为就当没那回事，

绝不留一丝我的痕迹！

（朱墨译）

另一首是《一个被绞死的女人的肖像》，其中第一节写了女人的形貌，而后两节写了上帝造人不公，不该又造蛇引诱和考验她，还借助希腊神话和《圣经》寓言暗示女人当众受辱。虽然这首诗原本因1923年1月9日因杀夫罪在伦敦被处以绞刑的艾迪斯·汤普森太太而作，但与哈代小说《苔丝》中主人公的命运和结局完全相同，也许哈代正是受此案启发而写出了苔丝的结局。以下是这首诗的第一节：

一个标致能干的女子，
身穿优雅礼服摆着姿势，
画面素淡，然而悦目；

最敏锐的心
可曾猜准
那一脸单纯背后的心思。
咚咚响如击鼓！
(刘新民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作家只可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且只可以写自己真切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小说或一切文学作品理解为作者的自传体。这虽然是哈代小说一个明显的特点，但在其以历史为题材的诗剧《列王》里，自传的痕迹消失殆尽，而历史的叙述转为主调。历史人物携带着历史事件走上舞台，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并不是自觉自愿地随心所欲地扮演各自的角色，而是既受到内在欲望的驱动，又受到命运之神的嘲弄，前者可以谴责，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以生命本身的名义发出抗议，而后者则只能哀叹，因为所有的历史人物，甚至所有的历史要素，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神灵世界的支配。虽然哈代的时代，早已不是希腊的荷马史诗天启历史的时代，也不是莎士比亚笔下帝王将相主宰奴仆和弱小人物命运的时代，而是一个近乎平民的现代，但在哈代的笔下，诗剧世界，如同他的小说世界一样，命运、神灵（精灵）、时间，是形而上的可以支配一切的超自然存在，只是哈代似乎并不特别强调人生如戏的陈旧主题。懂得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哈代和他的生活本身，也是无一例外的“悲观主义”或“悲情主义”。

以下是哈代现实世界与作品世界的对应转换关系：

现实世界（存在）：	作品世界（创造）：
伦常世界（爱情婚姻）	伦常世界（人生律）
有情世界（生老病死）	有情世界（自然律）
历史世界（战争和平）	历史世界（历史律）
时间世界（流逝消隐）	神灵世界（支配律）

如果说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把时间分配到现实世界，其隐形的力量便是剥夺青春和生命，使一切有价值的事物归于消逝，而在作品世界里，神明（精灵和上帝）便有了支配一切的力量。假若我们认为神明是作家哈代虚构的超自然力，那么时间在艺术世界里仍然起着支配伦常（人生）世界、有情（自然）世界和历史（群体社会）的作用。事实上，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包括个体生命同时受到两种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即时间和神灵。这是哈代式悲观主义的双重含义的一种阐发。当然，艺术世界各种因素还要受到艺术律的支配，那和作家的创作力是一个意思，在哈代理论中，就是“奇思幻想”（fanciful）了。

哈代诗歌的主题分类，并不是很难，但也不很容易。因为按照一般的认识，分出爱情与婚姻、战争与死亡、自然与宗教、诗歌与时间，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具体地说明这些主题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却不是很容易。即便为了说明这些问题，作为对哈代两个世界图示的阐释，诗歌主题的讨论也是必要的。

哈代一生出版过的诗集（诗剧《列王》除外），可以列表如下：

1. 《威塞克斯诗集》（*Wessex Poems and Other Verses*, 1898）
2. 《今昔诗集》（*Poem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1901）
3. 《时光的笑柄》（*Time's Laughingstocks and Other Verses*, 1909）
4. 《命运的讽刺》（*Satires of Circumstance, Lyrics and Reveries*, 1914）
5. 《瞬间一瞥》（*Moments of Vision and Miscellaneous Verses*, 1917）
6. 《早年与晚期抒情诗》（*Late Lyrics and Earlier*, 1922）
7. 《人间万象、遥远梦幻：歌谣与琐事》（*Human Shows, Far Phantasies, Songs and Trifles*, 1925）

8. 《冬日小言》(Winter Words in Various Moods and Metres,
1928)

仅从标题和发表的时间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三十年的时间内不同时期的作品混在一起发表，从头至尾充满了悲剧和伤感的气味，这一总体的印象是错不了的。但是，这种气氛如何可以分配到不同的主题中去呢？或者说，这些主题是如何分享这一总体的气氛的呢？

1. 爱情与婚姻：哈代的爱情诗量很大，持续时间很长，从儿时的少女印象，到临终前的执着回忆，可以看出哈代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感情细腻而持久，怀旧意识很浓。在他的生活中，第一任妻子埃玛伴随着他走过大部分时间，早年的奋斗自然有埃玛的支持，但后来关系一直不好，直到埃玛去世，哈代怀有内疚。他旧地重游，写了一系列诗歌怀念旧情，称为“旧情余烬”，据说是哈代最好的诗歌，其中最感动人的就是那首《呼唤》。老迈之年的诗人，想起故去的妻子，倍感凄凉。那风中传来的声声呼唤，似真似幻，而年轻时候的衣裙，颜色依然鲜艳，如青春年少，新婚蜜月，在苦涩中回忆，格外甘甜，也格外凄惨。埃玛与哈代的婚姻关系，不仅影响了哈代的爱情观（博爱的有节制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一种宽松的婚姻关系），而且影响了他对人生的整个认识。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洛伦斯——是经弗洛伦斯夫人介绍给哈代的——在埃玛去世以后与哈代结婚，帮助哈代写回忆录，堪称他的红颜知己和最后的伴侣。在哈代的感情记录里，似乎两任妻子最终获得了相当的地位。哈代在《埃玛组诗》里有《一位诗人》，这样总结了他作为诗人的感情生活：

可是迟迟早早，当你听说
他一身褶皱的皮囊已摆脱；
某日黄昏，星光闪烁，
来到他坟地，驻足，说：

“无论他的作品是好是糟，
两位明慧女士曾依偎着他；”
你站着说，直到日月消磨，
一句话，赞美不为过。

（朱墨译）

2. 自然与宗教：自然在哈代的诗歌里，是和人类一样，共同受到某种超自然力的支配的（例如《自然之问》），由此可以理解何以要把自然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但自然本身也有支配人类命运的作用，因为在自然规律的意义上，自然的因素也可以高于人类的存在，这在《各为属下》一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在对宗教和上帝产生质疑的意义上，自然元素可以上升为精灵，对人间世界产生影响和支配的作用。这一点从《列王》中就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世间万物各有其定数和克星，形成一个等级世界，从有情到伦常到神灵世界，无限上升，但终极的存在照样受到怀疑。可见，哈代思想的终极价值是怀疑主义，由此产生的悲观主义则是抗争的命运感，以及对世界的终极追问。这又是由哈代的长生久视，阅尽人间沧桑的漫长经历和广泛阅历所决定的。在这个人生的意义上，自然就是宗教，时间就是超自然力，就是偶然、机缘和宿命，岂有他哉？这可以在《自然之问》中找到解释：

莫非是那个“愚蠢的混沌”
有能力融合创造
却不能养育照料
嬉笑着把我们生成，却扔给宿命？

（朱墨译）

3. 战争与死亡：战争与死亡相伴而生，是一个共同的主题，这

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哈代所谓的战争中的死亡，却是没有意义的，荒谬的。布尔战争中的一个兵士，死在非洲的土地上，成为冤魂。（《鼓手霍奇》）一个被“我”杀死的敌兵，原本没有什么仇恨，也许可以在一起喝酒，聊天。（《他杀的那个人》）成千上万死于非命的士兵就更是如此了。而死亡，在非战争状态下，对于哈代，却有其意义。例如，在“他”的葬礼上，亲友们表情木然，而情人“我”却心如火焚。（《她，在他的葬礼上》）在诗人坟头上，有多少人想要掘土，连一只狗也是走错了路。（《谁在我的坟上掘土？》）尘世的情意又是多么短促！一个死了，活在另一个的心上，直到后者也死，租期才到期。（《她的永生》）这就是死的意义吗？如果是，这也就是生的意义。可见哈代的生死观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当然，时间则是可分的，而且在《身后》所描写的生死之间截然可分，成为一瞬间：

当今世在我战战兢兢的一生后把门锁闭，
正是五月拍翼如风，把欢欣的绿叶扇动，
薄翼如新丝轻罗，邻居们会不会说：
“他呀，他总会注意的，这类事情。”
（朱墨译）

4. 诗歌与时间：诗歌是时间的艺术，而哈代探讨抽象诗歌的诗很少。诗歌中的时间安排，是另一种概念。《一周》写了恋人在一周内心理的变化和对爱情的肯定与日俱增的过程，是一种自然时间，艺术化了的自然时间。另一组诗《写在“万国崩坏”时》，以史学家的苍老笔法，几乎是皴擦地，只用焦墨，勾画出一幅幅荒疏的风景画：老农扶犁，老马垂首；爱情长在，战史萧然；无火有烟，朝代兴亡，皆是时间做成的游戏法则。然而，时间又是偶然，是《机缘》，而人生注定受苦，注定在劫难逃，却是必然。有些东西你想留住，